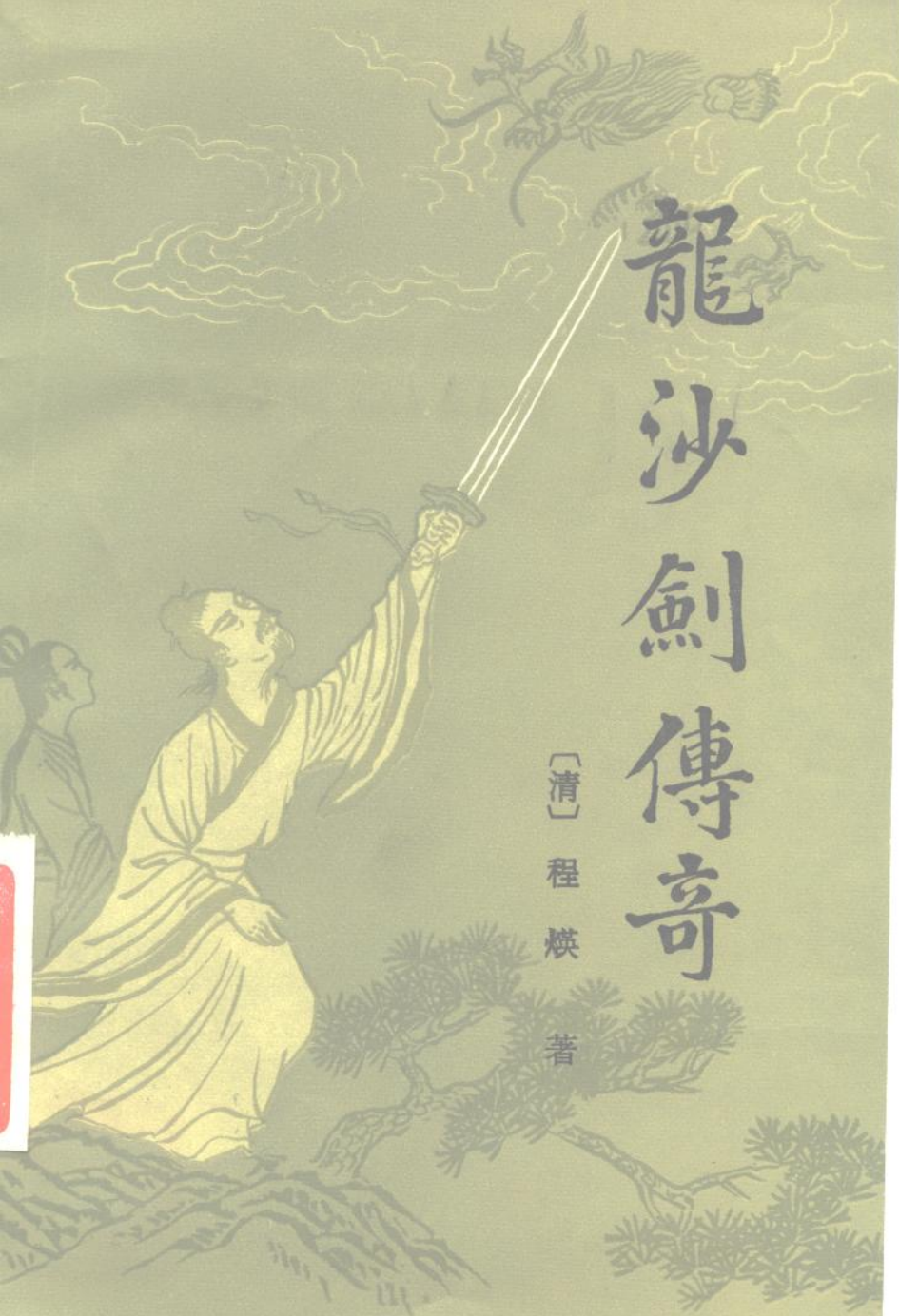


龍沙劍傳奇

〔清〕程煥 著



龍沙劍傳奇

〔清〕程煥 著

何風奇 合注
唐家祚

黑龍江人民出版社

封面设计：王祖珍

龙沙剑传奇

Longshajian Chuangqi

〔清〕程 煥 著

唐家祚 何凤奇 合注

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

（哈尔滨市道里森林街42号）

黑龙江新华印刷厂印刷 黑龙江省新华书店发行

开本787×1092毫米1/32·印张5·插页1·字数99,000

1983年3月第1版

1983年3月第1次印刷

印数1—23,000

统一书号：10093·689

定价：0.95元

阅读报告

关于《龙沙剑传奇》

齐齐哈尔市图书馆的古籍部主任王洪生同志，在清理馆藏古籍的时候，发现了善本书《龙沙剑传奇》。齐市图书馆又上报文化部，被国家版本库列为古籍珍本。

《龙沙剑传奇》是一部以神仙道化故事为题材而有所寄托的南戏。作者程煥，笔名珂雪头陀，又自称瑞头陀。他是“安徽天长廪生”，于“嘉庆戊午戍黑龙江”，是因犯罪而被发配到黑龙江的。曾在黑龙江受到历任将军、副都统的“礼遇”，并在副都统玉恒的幕下做过幕僚。他初到齐齐哈尔，在没事作的情况下，写成此书，即“戊午（1798年）孟冬望，初到边城，侘傺无聊，饥寒交迫，偶拈许旌阳除妖及湘媪、李鹄之事合为一传，谱以九宫，不浹旬而三十出成焉。”书成，没有出版机会，只有若干抄本在少数人中流传，乃至1932年编的《黑龙江志稿》在程煥条下记有“又有《龙沙剑传奇》，今佚。”字样。程煥及其所著都是有史可查的，可以为据的就是《黑龙江志稿》了。

这本书始成于嘉庆年间（1798年），距今已埋没近二百年，到发现它并报中央，国内极少数的几个人对这部书才略有所闻。已经发现了它，这便是一大幸事。

《龙沙剑传奇》全剧共三十出，其梗概是：一头蛟怪逃跑

了在这里血食三千余载的湖神，霸占了“尧之都、舜之壤、禹之封”的鄱阳湖，兴风作浪，残害生灵；官员李鹞偕妻萧绛云往江西都昌县赴任，路经鄱阳湖被蛟怪所获。仙人许逊、樊夫人在凡间，分别救了李、萧二人，收为徒弟，他们为永保清平而决心铲除蛟怪。蛟怪变化人形，入赘到刺史屈突家，施淫作恶，被仙人识破后逃回湖中。仙人跟踪追击，经变化、搏斗，终擒蛟怪，以龙沙剑斩之。李、萧二人留庐山修道，仙人赠龙沙剑为镇洞之宝。

这部剧作是有所寄托的，作者也不止一次地在作品中指出：“神仙终日也匆忙，锄异类、招同类，许多功行无非戏。”（一出）“若无功德垂人世，白日飞升也枉然。”（四出）“世人都把神仙敬，却只解丹炉药井，哪晓得救世安民是内景。”（三十出）它的意思说，异类入侵，造成国家人民的灾难，由仙人来救世安民。它反映了作者要铲除异类，救世安民的激情。

文学史上有神魔小说，如《西游记》，也有按神话故事改编的神魔戏曲，如《柳毅传书》、《白蛇传》。传奇中有《牡丹亭》、《桃花扇》，现又发现了专以神仙道化为题材的《龙沙剑》。所以，从内容、从形式上看，《龙沙剑传奇》同其他本子一样，都具有研究价值，是应该出版同广大读者、研究者见面的。

现在，除了已发现的这册“世瑞堂珍本”，未发现其他抄本。偏偏这个本子又是在作者程煥被“戍黑龙江”的齐齐哈尔（或说正是作者在这里创作了《龙沙剑传奇》）发现的，因此，齐齐哈尔师院中文系的唐家祚、何凤奇两同志为了使这个善

本更好地同广大读者见面，征得齐市图书馆的同意，专为它做了注释，并写了“前言”对该书做了全面介绍。至于原流传本的序、跋、题诗、夹评、夹注则一仍其旧。

1985年1月

目 录

前言.....	(1)
序一.....	(9)
序二.....	(10)
读曲偶评.....	(12)
龙沙剑传奇色目.....	(14)
龙沙剑传奇目录.....	(16)
卷上	
仙机.....	(17)
赠丹.....	(21)
之任.....	(27)
说剑.....	(32)
孽兴.....	(39)
湖厄.....	(43)
破围.....	(45)
投店.....	(49)
妖宴.....	(53)
囚硃.....	(57)
思夫.....	(59)
离巢.....	(63)
探穴.....	(66)

拜师.....	(70)
谒府.....	(74)
卷下	
窥饮.....	(79)
赘妖.....	(84)
闹阁.....	(86)
救美.....	(93)
谈因.....	(95)
破疑.....	(98)
归湖.....	(103)
作法.....	(110)
水斗.....	(115)
射牛.....	(120)
醉妖.....	(123)
散党.....	(126)
拜章.....	(129)
仙会.....	(132)
留剑.....	(136)
跋.....	(141)
跋二.....	(142)
题词.....	(144)
附一 作者及其在黑龙江友人生平.....	(146)
附二 《龙沙剑传奇》所本神话资料.....	(148)

前 言

《龙沙剑传奇》是一部以神仙道化故事为题材而有所寄托的南戏。作者程煥，笔名珂雪头陀，又自称瑞头陀。《黑龙江志稿》（以下简称《志稿》）卷五“人物志”上说他“字星华，一字瑞屏，江苏天长廩生，嘉庆戊午戌黑龙江。”除了这部传奇外，还著有《珂雪集》。后者，现在还未发现。不过《志稿》出了点错误，因为“天长”属安徽而不属江苏。为《龙沙剑传奇》作跋的程岷山说：“予与瑞屏兄皆自新安出，兄籍石梁，予籍皖桐。”古石梁县即在安徽天长县境。他是死在齐齐哈尔而后归葬故乡的。

程煥因何而被遣戍？没有见到直接说明这个问题的材料。不过这也不是无迹可寻的，实际上从清军入关后，除以屠刀镇压汉民族的反抗外，还将被认为有反抗意识的文人流放东北，开始是流放到沈阳、尚阳堡、宁古塔、乌喇等地，后来则发遣到齐齐哈尔、爱琿等处。康熙时代的学者刘献廷在其《广阳杂记》中引当时流传的诗句道：“南国佳人多塞北，江南名士半辽阳。”这两句诗真实地概括了当年文人被流放的情况。清代的西清在其所著《黑龙江外记》卷六上曾说：“流入罪状不一，皆自标名目，曰书案，曰花案。书案皆以文字

得祸，殃及子孙，禁锢塞垣，有至四、五代者。花案则狂且之流，所谓自作孽也。”又，《志稿》在记与程煥同时的流放人戴裴谷时道：“同时戍者多诗人。”记黑龙江将军永琨赠龚光璜（也是流放人）的诗，有道：“魑魅喜人须作意，等闲莫漫作狂吟。”这两条记载也透露了文士们因文字贾祸的消息。

那么，那些被流放的文人又是怎样见容于黑龙江的封疆大吏的呢？原来东北是清王朝的发祥地，地广人稀，多民族杂处，北受沙俄的窥伺和侵扰。于是清廷设盛京、吉林、黑龙江三将军以管辖东北全境，将军下又设副都统若干人，如黑龙江将军之下设齐齐哈尔、黑龙江、墨尔根三个副都统。除盛京设府尹以管理民政外，吉林、黑龙江的军政大权都集中于将军之手。这是一大片与关内不同的特别行政区。将军们为安定、巩固和建设边陲，多少采取了一些灵活性的措施，如稍稍放松对流人的拘管，对少数上层文人略示青眼等。因此，程煥才得以受到历任将军、副都统的“礼遇”（见《志稿》），并一度入了齐齐哈尔副都统玉恒的幕的（见《龙沙剑》程妃山跋）；而龚光璜则接受永琨聘请，开办“义学”，选八旗子弟从他学汉文。但并非说他们的日子就很好过了，《黑龙江外记》卷七记载道：“将军永琨喜吟诗，与龚君光璜唱和，有作皆召书，甚见亲礼。然一笔不当意，猝付有司拘系。旋释之，待如初。”

《龙沙剑传奇》是程煥初到齐齐哈尔时写的，他在作品前有段自述道：“戊午（1798年）孟冬望，初至边城，侘傺无聊，饥寒交迫。偶拈许旌阳除妖及湘媪、李鹞三事合为一传，谱以九宫，不浹旬而三十出成焉。”戏文的结尾处还附了

一首诗：“江左词人程瑞屏，廿年书剑叹飘零。凌虚雅爱神仙传，搜怪曾繙岳渎经。白马湖边（作者故乡）荒故宅，黑龙江上老奴星。宫商谱出清平调，好与周郎击节听。”字里行间，不难看出那愤懑苍凉的意绪。

二

这部传奇以一对夫妻的遭遇为线索，展开了仙与魔的斗争，而以除魔作结束。其梗概是：一头蛟怪占据了鄱阳湖，兴风作浪，残害生灵。官员李鹞偕妻萧绛云往江西都昌县赴任，道经鄱阳湖时为魔怪所得。这时仙人许逊和樊夫人为了救世安民来到凡间，他们分别先后救出了萧、李，并为永保清平，决心除害。蛟怪变化人形，冒充李鹞，招赘于南昌刺史屈突家。后被仙人识破，逃回湖中。仙人跟踪追击，经过激战，擒获魔怪，用“龙沙剑”将它斩除。最后，萧、李二人在庐山修道，仙人就把“龙沙剑”留给他们永为镇洞之宝。

作者虽然把神仙当做戏的主角，但唯恐读者误会了他的用意所在，便屡屡指出：“神仙终日也匆忙，锄异类、招同类，许多功行无非戏。”（第一出）“若无功德垂人世，白日飞升也枉然。”（第四出）“世人都把神仙敬，却只解丹炉药井，哪晓得救世安民是内景。”（第三十出）这就把作书的本旨交代得明明白白了。

一位自称“二吾居士”的在序言中作了更透彻的阐述，他说：“仙非仙，怪非怪也，非仙非怪，何必不言仙、言怪？”“仙之非仙也，非非仙也，夫人而能为仙也；怪之非怪也，非非

怪也，夫人而能为怪也。古往今来，立德立功谓之不朽，不朽非仙乎？故曰：夫人而能为仙也。凶人为不善谓之不祥，不祥，即怪耳！故曰：夫人而能为怪也。”简言之，戏文中的仙、怪，不过隐喻而已。

那么，魔怪隐喻什么呢？

第四出：鄱阳湖神向仙人许逊诉说：“自神禹奠定、彭蠡既潜，小神血食于兹三千余载，不意数月前来一孽蛟，神通广大，将小神逐出水府。”这岂非说所称孽蛟者是个侵略者么？是它，把“尧之都、舜之壤、禹之封”强占了。

谁都知道：我国是把“龙”作为帝王象征的，而作者在第五出形容孽蛟道：“烧尾无雷，化龙少角。”这真与“夺朱非正色，异种也称王”的说法异曲而同工了。而这个称王的异类凶残到了极点。第九出，蛟怪大摆寿筵，它洋洋得意地道：

“蜃楼万仞起蛟宫，水国风光盖世雄。何用蟠桃来上寿，众生肝脑满盘红。”同出，蛟怪和给它祝寿的鳄怪合唱：“把华筵摆设，把华筵摆设，有的是美女芳心、文士柔肠、英雄热血，一例燔薰煎炙，海错山珍，霎时间杯盘罗列。也不管乾坤许大，也不论江山几叠，吹横沙，奋长鬣，甚西母瑶池、东皇贝阙。”

就因为异类入侵，造成国家人民的深重灾难，所以许逊和樊夫人抛弃了仙宫的闲散和安逸，来到血淋淋的人世，以救世安民为己任，作者认为这才是真正的仙道。萧绛云先前是一心只想着个人的飞升的，在第三出有她的一支曲词道：“幽思万缕，蕊珠宫何处清虚？念高寒月桂初馨，望缥缈蟠桃三熟。”她简直要不食人间烟火，离开现实乘风归去了。可是在

乾坤板荡、人民受难之际，个人的超脱只是一种有害的幻想，她无可避免地被卷进受苦受难的行列里去了。经过磨难，她终于接过了那把参与现实斗争的剑。

说到“龙沙剑”，它在剧情的发展中不起关键作用。可是作者偏用它作这本传奇的名称，并且在三十出戏中就安排了“说剑”和“留剑”两出。他借许逊的口说，这剑就是当日堕落丰城狱底的太阿、龙泉，虽经雷焕掘出，但所遇不得其人，发挥不了作用。后来到了许逊手中，“携向龙砂碛里磨淬几遭，大放光华”，今日“仗它除妖救世，方是它得意之秋。”这样看来，似乎作者是借“龙沙剑”隐喻自己的遭遇和抱负，表达了他渴望投身于锄除“异类”、救世安民的斗争的激情。在第四出，他借许逊的口说：“徒弟呵，你若是问俺因由，何时殄寇？只听那匣中声出鞘吼如牛。”他真是要破匣而飞了。

三

在艺术上，《龙沙剑传奇》以音律精审、文词典雅为其最大特色，一支支曲词，就是一首首优美的诗。随着情节的变易与人物身份的不同，那些曲词时而如黄钟大吕，高亮雄阔；时而如涓涓泉水，呜咽流转；时而奋袖低昂，时而嘻笑嘲弄；时而花团锦簇，时而本色直质；……千姿百态，美不胜收。如第四出，有一支“混天龙”曲（许逊唱）：“长湖波骤，乾坤千里等浮沤。试看那洪都门户，尽绕着江右雄州，左边是二汉分流连楚蜀，右边是三江底定接闽瓯，也有时微云淡抹，也有时急雪奔流。似这般东南财赋繁华地，怎容得

狂妖占据，遗害千秋！”作者浓墨重彩，巨笔挥洒，淋漓酣畅。这雄伟壮丽的画面，这龙腾虎跃的节奏，这庄严豪壮的感情，这对侵略者的愤慨和蔑视，这为保卫祖国而战的决心，真使人热血为之沸腾。

又如第十六出，萧绛云在酒店惊遇生死未卜的丈夫，但未及相认后者就匆匆离开了。作者于是细腻描绘了前者的思想感情，写得那么缠绵悱恻。其中有一阙《菩萨蛮》词道：“罗浮香梦飞鸾绕，巡檐漫索寒梅笑。春信雪中催，故人来未来？分明眼底现，忽作闲云散。不见奈愁何，见来愁更多。”是写萧绛云瞬间的心理过程，她蓦见雪花便浮想连翩，希望、恍惚、惆怅交织在一起，万千思绪纷至沓来。这是多么传神之作！

在人物形象描写上，作者也别具匠心，大体上着重于风神韵致。如第八出，从几个不同的角度写萧绛云。一开始，写她遇难后被冲到沙滩上时的形象：“湿淋淋拖不动的纤缟，冷飕飕禁不住的寒峭，响凄凄颺不定的芦花，滑溜溜拔不动的莲鞋俏。”第一、二、四句用实写，突出她的娇弱；第三句用虚写，烘托出她四顾茫然的凄凉心境。同出，从黄巾力士眼里看萧绛云：“惨凄凄瞧不过的形貌，哭哀哀听不忍的声调，软丢丢扶不住的身躯，……”突出了他的可怜。同出，从樊夫人的两位女徒眼里看萧绛云：“苦吟吟改不了的波俏，嫩蕤蕤描不成的风调，浩落落看得出的情怀，闷恹恹是何处的风流貌。”突出了她的可爱：是那么娇艳和纯洁。从这里我们看到作者对同一人物的描写是三番设色，各尽其致的。

四

《龙沙剑传奇》的原本，是一部沉埋了百多年署为“世瑞堂珍本”的抄本，它在嘉庆七年（1802）左右缮写成。这个本子的第六出，在“远远望见一道白光犹如匹练飞来”句下有条夹批：“‘远远望见’上落‘风头过去’四字。”足见这个本子前还有别的抄本。又，这个本子所附的程妃山跋说：“……因借录以为枕秘，俟归而刊传之。”有可能“世瑞堂珍本”即程本，若不然，则又当别有程本在。不管怎样，我们今天所据的便只是这部藏于齐齐哈尔市图书馆的“世瑞堂珍本”。

这部作品当年仅在为数寥寥的几位齐齐哈尔文人手中传阅，从未上演过。有位叫范毓祥的题诗道：“山歌野调满边城，谁识苏门鸾凤清；安得龟年来绝域，试将檀板按新声。”我们想，除了缺少知音和找不到演出者这两个因素外，作品中强烈的民族之愤也应是它不可能在清代广为流传的原因。渐渐地便没有人再见到它了，以致编于1932年的《黑龙江志稿》在程煥条下说：“又有《龙沙剑传奇》，今佚。”

到了本世纪七十年代，齐市图书馆清理古籍，负专责的王洪生同志发现了《龙沙剑传奇》的这个“世瑞堂珍本”，图书馆又上报文化部列此书为古籍珍本。从此，国内极少数人对这部作品才略有所闻。为使它同广大读者见面，我们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鼓励下，在齐市图书馆支持下，注释了这本书。原本上所有序、跋、题诗、夹评、夹注，我们一仍其旧。

作者程煥的知识是很渊博的，举凡经、史，诸子百家，诗

文词赋，天文五行，神话传说等等，无不宏搜博采。因此，在我们作注时便限于自己的水平，疏漏乃至谬误之处在所难免，敬请读者批评指正。

对于鼓励、支持我们的同志们，谨此深致谢意。

1984 年冬于齐齐哈尔西虹桥畔

序 一

《北西厢》、《牡丹亭》，天下之至妙也；然所传者狡童佚女之事。郑卫不删，可为戒不可为法也。《琵琶记》侈谈忠孝，意较正矣，其中关目，何多败阙耶？是书高华雄丽，兼实甫若士之长；而结构严密，绝不似则诚之渗漏，洵乎美锦之无类，白璧之无瑕也。

乃若救世安民，指为大道；烧丹服气，目以旁门：则是登优孟之场，实足阐圣贤之蕴；述神仙之事，正以辟道书之诬；粹然名理，可兴可观，何必通书正蒙，乃有功于圣学乎？

世有钟期，请手此一编，于海水洞涌、山林杳冥之处，俛唱遥吟，刺船而去。

江西 梦熊子 序